



長篇文藝創作

李莊羊著

十二

在魯明山說起來，一生中經過許多風險，受過難以計算的刺激，人們所加於他身上的，是視之如蠍虎，他所加於於人的也一若蠍之毒，虎之凶殘；人們對他仇恨畏懼，他對人也一無愛心，祇有憤恨與敵意。

最大的刺激，最大的風險都能忍受，而這一個刺激這一個風險是他所忍受不住的！
即使是能抵當萬夫的雄霸，即使是制壓億兆人民的暴君，心目中可以不怕任何的敵人，却不能不怕最信任最近身最熱愛的人對自己動搖。軍人也許不畏懼迎面而來的坦克車，但他不能不畏懼部下的怨聲和倒戈！幾百萬棵砲彈摧毀不了信心與安穩，一枚小小的定時炸彈即

使它不爆炸，也會嚇得一代之雄，神魂顛倒屎屁齊流。何況是魯明山呢？當他知道趙中天叛離。早已恨及骨髓了，當他遭受慘痛失敗，又遇到幾多打擊之後，再聽到一向信任最親近結拜弟兄的人像何三爺的離心與仇怨，這是發覺了自己人動搖，親愛部將倒戈，也意識到床上床下樹裏樹外，甚至身前後部被隱藏安放下定時炸彈了。

這是他最致命的打擊，增加了他的憤恨心的。然而，憤恨如能發洩的話，還不是自己的重大痛苦，最苦的乃是有怒不敢發洩！在內心淤積，肚子中火熱燃燒，在嘴，眼，鼻，耳還要塞住，不讓濃煙冒出去！既要忍受火燒，又要自己窒息！不讓火星烏煙洩露，結果祇有將自己燒得腸爛血沸心焦腦漿迸裂！是的，魯明山已經沒有辦法再支

撐了，而正這時又火上加油，看到認為最可靠的長福如此摧殘香姑，而且香姑又如此不顧一切的狂愛他的大敵趙中天，終於，在激憤，驚恐，仇惡，憤恨，悲哀，辛酸，絕望……等多種心情的交集衝激之下失却了知覺，入於昏迷狀態。

不管那一類型的父親，對女兒都是熱愛的，魯明山也不例外，惟在表現愛的作為上，是憑自己的心性與認識，就有所不同了。他從香姑身上剛剛獲得一切大的勝利，認為從深淵中救出了她，在離心怨恨中重得到她的信任與尊敬，重建後的愛是加倍的，又覺得由她的身上發現了希望，可作為鞏固自己基礎的一道維繫力量。甚而更想借重的當兒，發覺自己的女兒正陷進更深更深的絕壁之下，而且不僅未收回離心，進一步的竟斬斷了心與心之間的連線，成為最大的叛逆！掀起無以復加的深仇大恨。尤有甚者，所目為基礎維繫力量正欲借重的當兒，發覺它不僅不是維繫基礎，而且已是自己基礎的摧殘者，並且已經在進行摧殘，特別又是他危難的當兒。

他的理路已模糊不清，展現眼前的的是天崩地裂，洪水猛獸齊來，颶風暴雨驟至，他雖暈迷，尚有一種潛在的下意識，全身汗毛直豎，筋骨劇烈跳動，腿腳手臂抖動，在嘴中還模模糊糊的說：「……菩薩救我……。」
呵！他在悲鳴了！瞭解自己力量的不可憑藉，知道自己是多麼微小與薄弱呵！『臨時抱佛脚』原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產生的。

「他還敢呼喊！口塞棉花，把他塞死！給我剝下他的皮，活活的打死！替大哥，香姑懲戒他！打！打！打得好！媽的！我知道你小子早就有今天的……。」何三爺神氣十足，內心充滿了興奮，盡然一派正義的樣子，理直氣壯的成為魯明山的救星，以與正義之師的姿態出現。骨子裏，他是利用這個機會，既可報復長福，洩苦仇與酸恨的，又可以討好魯明山，更能使香姑感激與敬愛。

長福滿臉流着血，腳與手被反綁着，高吊在樑上，那正是他吊趙中天和香姑的那根樑，不過，還算好，他並沒有被剝下衣服。可是衣服已被皮鞭子抽得碎爛，他先是掙扎，現在已經無力再掙扎了。
「世界上還有這樣不講理的渾蛋？」長福在罵。聲音不太大，那應該說是呻吟：「你們的天良呢？人不是肉長的麼？」

何光忠又着手，陰險的冷笑着。遞給長福一個譏諷的冷眼：「你小子也有資格講這話麼？呵！你現在自受了吧！告訴你，這就叫因果！種豆得豆，種瓜得瓜！你不是這樣抽打趙中天和香姑麼？香姑是大哥的女兒你有什麼資格打？逼姦嗎？她明明不愛你！好！給我教訓這種渾蛋！殘酷的東西！打！打！打！打得好好！！」

何三爺太神氣了。他以為自己就是最神聖的好人了，他所說的因果，祇適用於長福的，並不適用於他。
大貴在得意抽打。何三爺湊到大貴身旁，附耳小聲告訴大貴：「

時機不可放過！去！魯明山這小子還有利用價值，但不能讓他清醒，未達目的之前還讓他活，去！拿麻藥藥來，假說爲他急救，利用機會注射下去，不叫他醒！」何三爺睨視着，啞着嘴。大貴有所悟的點點頭，下樓去。何三爺高聲對王安王春說：「你們怎麼樣？長福這渾蛋不僅打暈你們，連大哥都打暈了！存心造反，還等待什麼呢？動手吧！用尖刀割下他的腦袋！」

長福聽到這句話，拼出所有的力量掙扎。何三爺又將棉花爲他塞進去，舉起一個粗大的木棍，交給王安：「你不報復嗎？長福不是曾經打得你頭破血流嗎？給你這木棍，照他的頭，先將他的頭打開花！」

王安狠狠的瞪起眼，接過木棍，對長福朗叫：「過去你這小子不知害了多少人！看吧，我要你腦袋開花！」說着狠狠對他擊去一棍子，驚然慘叫一聲，人在幌盪，長福的頭噴出血來，他一聲不響了。

「哈！哈！我以爲你小子有多大本領呢！一棍子就送你個娘家！」何三爺說完又對王春說：「最光榮的任務給你！」拿尖刀割下他的頭吧！」

長福憑着肉神經上的直覺，劇烈的掙脫，但，終在一法如救火機噴水似的噴出血後，不再掙脫了！他！他！結束了他在這個世界上的一生。

大貴在爲魯明山注射。王春王安在解長福的屍體，何三爺對兩人說：

「好了！長福是你們兩人動手

殺的，現在聽我命令，將他抗出去，埋了！馬上去！長貴收拾血！香姑……」他開始去尋找香姑。兩人已無影無踪，何三爺急忙下樓，見香姑和趙中天緊抱着，已經昏迷了！四隻眼閉得緊緊的，在牆的一角處緊抱在一起。何三走去，兩人誰也未發覺，仍一動不動的緊抱着。何三踢趙中天一脚，他（她）們依然緊抱。

何三再兩踢脚，趙中天似乎恢復了知覺，但未睜開眼，更緊的抱住香姑，嘴掀動一下，聲音微弱的說：「愛人，聽見什麼人在慘叫？多可怕？啊！是夢吧？睡着了！」趙中天伸手撫摸香姑的頭髮，終於又昏迷下去。何三爺看着，咬牙切齒的看着，又踢香姑一脚，香姑動了一動，也是更緊的抱住趙中天微聲在說：

「中天！你怎麼睡覺了？啊！太苦了你！告訴我？還痛不？我們現在在什麼地方？逃了多遠啦？」趙中天沒有回答，香姑又呻吟着說：「好！我撫摸你；讓你安心睡吧！我確實迷不動了，」下邊的字句不清，似在唱催眠曲祇是一兩句又沉靜下去。

何三爺的心潮捲起巨浪，他用全力踢趙中天一脚！趙中天祇是驚動一下，又昏昏迷迷的對香姑耳朶說：

「愛人，是你踢我吧？你還醒嗎？啊！爲了我，你太苦了！」說着又昏下去。

何三爺蹲下去，酸澀憤恨交織了。他等着，一言不發，看着過了很久，過了很久，搖起頭，將兩人的胳膊輕輕移開，抱起了香姑，香

姑醒了，却睜不開眼，她兩手抱住何三爺的脖子，低聲柔弱的問：

「中天！中天，我們逃出了沒有？」

何三爺學着趙中天的聲音：「愛人！逃走呢！我抱着你逃走呢！……」

香姑現出一些笑，又緊一點的抱住何三爺：「中天中天，你太好了！抱我逃吧！我永遠屬與你……」

何三爺又學着趙中天的聲音：「愛人！睡吧！在我懷裏呢！安心睡吧！我們已經重生了。」

香姑又慘笑了笑，呻吟微弱無力地說：「你的傷不是很重嗎？怎麼……」

「好了！我已恢復了！」三爺何光忠對大貴遞一個眼神，他走出了樓。大貴不安焦急的對何三爺說：

「你……你不能……她……」

「你聲音都變了！可憐，受了苦……你做什麼？中天！做什麼？香姑的聲音太微弱了，正像懶貓剛醒伸懶腰時一樣……」

現在她睜開眼了：「中天！中天！中天！你做什麼？」

何三爺默不作聲，雖然她撕啞了喉嚨這樣的問，可是，可是，終於，她開始掙扎起，但，多麼軟弱無力呵！她驚慌的呼喊，然而，那呼救聲又被何三爺狠心的用手塞回她的喉嚨去……

香姑！香姑啊！她，她……什麼是幸福？什麼是禍？福禍多麼無常呵！

十二

最奇怪的事，是天又亮了！爲什麼要太陽呢？

法性不因人情而轉變的，因緣永隨這永恆不變的法性向前走。

祇要因緣合和了！還是不要阻咒吧！不要試圖推翻吧！也該給太陽一些尊嚴吧！它，仍然美麗，依然光亮！照幸福的人，也照病苦的人；照勝利者，也照失敗者；照善人，也照惡人。

何三爺坐在那棵柳樹下，看着滿身血跡，披頭散髮，張牙裂嘴，衣服碎爛，暈昏不省人事的香姑，心中也覺得悔恨了。

這僅有難得的悔恨馬上又風消雲散，趁着黎明時分，把她背上肩背，向瀏河鎮中去！也是作賊心虛吧，他的脚步很快，慌張的走！

到了那高大門樓，啞子正掃門路，驚異的哇啦哇啦怪叫一陣，何三爺更心虛了，連忙作手式，表露自己是好人的樣子。